

世纪关怀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谭凯鸣◎著



农民离开家乡外出务工，谁来培养照顾他们的孩子？

用什么来哺育他们？

重庆“4+1”培养模式探索，及其全面推进的“民生新政”，
为21世纪新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世纪关怀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谭凯鸣◎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关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谭凯鸣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2

ISBN 978 - 7 - 80234 - 743 - 4

I. 世… II. 谭… III. 农村—儿童—生活状况—调查研究—重庆市 IV. D43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305 号

书 名：世纪关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著作责任者：谭凯鸣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80234 - 743 - 4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mm 1/32

印 张：8. 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 00 元

咨询电话：(010) 68990642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fazhanreader@163.com

fazhan02@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引 言_001

第一章 世纪之痛_005

全球最壮阔的“迁徙” / 006

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候鸟” / 013

凌晨，发出的凄厉尖叫声 / 023

没有了脊梁和乳汁的乡村 / 030

“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 / 036

留守孩子的泣血呼喊 / 042

“救救孩子！” / 049

第二章 深切关怀_057

来自中南海的牵挂 / 058

“大人物来到小重庆” / 064

市长和“打着火把上学的女孩儿” / 071

中山四路8号楼的灯光 / 077

跨越台湾海峡的握手 / 082

第三章 探索试验_087

中国的2010年 / 088

“把5800万孩子培养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 091

在贺龙元帅战斗过的地方 / 096

“红领巾广播站”开播了 / 104

流动红领巾监督岗 / 109

腾飞吧，蓝色的火焰 / 113

“中国的教育需要创造力” / 118

第四章 放飞希望_123

重庆：中国教育的背影 / 124

在排练节目的日子里 / 130

站在中国第二大剧院的舞台上 / 133

解放碑，“薄爷爷和我们共迎新年” / 139

第五章 同一首歌_145

烛光，照亮孩子们的梦想 / 14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154

敬礼，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 161

中国第一支新型警务——校警 / 166

爱如潮水 / 170

SOP，“开了留守儿童培养的先河” / 176

第六章 国家战略_181

“重庆的做法很好！” / 182

一项关乎未来的重要试验 / 186

“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业” / 189

照顾好“老小”，“共同富裕”路线图徐徐展开 / 193

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 / 202

“向你们取得的每一个伟大成果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 212

尾 声_217

附录一 一项关乎未来的重要试验_219

附录二 留守儿童与缩小“三个差距”（节选）_229

附录三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节选）_236

后 记_251

参考文献_255

引言

自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5000多年以来，灾难和忧患似乎没完没了，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步伐显得沧桑而悲凉。

即便是进入到21世纪，人类的悲哀和不幸似乎仍在延续。因而，关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显得异常沉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12月19日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眼下全球约有10亿儿童身陷武装冲突，平均每天有超过2.4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每年约有5亿~15亿名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约1.5亿5~14岁儿童沦为童工；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数以千万计儿童缺乏健康保护、充足营养、教育机会、洁净用水以及医疗设施……

在非洲，每年有超过460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疾病、营养和战争而夭折，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有1/4的儿童都在为资本家雇主干活，数百万儿童面临饥荒。

在美国，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40万儿童从事农业生产，有占美国儿童总数1/4的1670万儿童得不到足够食物，有350万名儿童经常挨饿或营养不良。

在英国，据英国内政部统计，2007年至2008年英国40%的性犯罪对象年龄在18岁以下，其中有1/4为10岁以下儿童，超过800起性犯罪案件针对不满4岁的儿童。

在俄罗斯，全国流浪儿总数达到70万人，许多孩子以乞讨为生，小偷小摸、卖淫甚至吸毒贩毒，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在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此起彼伏的战争使曾经美丽的家园变成断壁残垣，让孩子的童年变得“支离破碎”，使鲜花般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成千上万名儿童面临着战争带来的饥荒、疾病、死亡……

在今天的中国，有7.2亿农民生活在乡村，其中，每年有超过2.26亿的乡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乡镇就业，成为农民工。因为贫穷，在他们身后，留下了58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空巢”女人和8000多万老人。

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像当代中国这样，城乡纠结不已，混杂共生，迅猛变迁，在21世纪前后演绎出一幅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相互纠葛的画卷：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基调是改革开放，主调是655个市长，创作团体则有近6亿城里人和7亿多乡下人，画面奇幻、悲壮甚至有些怪诞，却又合情合理，它们包括——

城市/乡村；工业/农业；进城/留守；暂住证/户籍；全球化/空巢化；出国大军/进城大军；市民阶层/农民工阶层；国企/民企；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西部、老边穷、欠发达；引进外资/承包责任制；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新新人类/三峡移民；比基尼/基尼系数；煤老板/矿工……

据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贫富差距拉大最快的国家。占中国总人口17%的农民工用他们粗糙的双手，创造了占全国20%的GDP，造就了所谓的“大国崛起”、“中国速度”、“世界工厂”和“中国奇迹”，而自己却拿着平均每月不到800元的最低标准工资。

于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30多年前引领中国改革风气之先的亿万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或在外打工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已经沦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身后，还有着相

当于一个英国总人口的庞大群体——5800万留守儿童。这一群嗷嗷待哺却又吃不上奶的孩子，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车祸、溺水、火灾、触电、性侵害等等伤害事件经常发生，他们遭遇着心理情感危机和严重的生存危机，成为当下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据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全国每年至少有1000万儿童受到各种形式的意外伤害，有10万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40万儿童致残、3万多5~14岁的少年儿童自杀，还有20多万儿童失踪，这其中，大多数是留守儿童。

香港中文大学张玉林教授指出：“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

今天，当我们走进仿佛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乡村田野，走进沿海发达地区的“血汗工厂”，走进孩子们的时候，心灵在遭受到一种欲哭无泪的悲伤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之后，也感受到了前行的路上一种探索的希望。

谁没拥有过童年？幸福的童年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童年却各有各的不同。在走进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想象不到的农村，想象不到的孩子，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罪恶，还有你想象不到的抗争……

留守儿童是农民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天真、无邪、稚气、可爱……人们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儿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跨入21世纪门槛之后，

中国就一直面临着这三个问题——

农民离开家乡外出务工，谁来培养照顾他们的孩子？

用什么来哺育他们？

他们将向哪里去？

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回答！

文学如灯，既照亮人性之美，也应该有力量去唤醒人类积极的东西。但文学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记录，也不是对历史记忆的苍白呈现，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的光辉和疼痛对今天的启示。因为明天的进步，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任何对历史的忽视、淡漠和遗忘，无异于背叛。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21世纪前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讲述关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故事……

第一章 Chapter 1



世纪之痛

他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他抛下什么，在可爱的家乡？

——（俄）莱蒙托夫

全球最壮阔的“迁徙”
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候鸟”
凌晨，发出的凄厉尖叫声
没有了脊梁和乳汁的乡村
“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
留守孩子的泣血呼喊
“救救孩子！”

全球最壮阔的“迁徙”

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全部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月之内挪动了一下——中国的很多乡村和三峡深处的西沱古镇乡村一样，被彻底掏空——连抬灵柩的8个青壮年人都找不齐——“娘，儿回来了……”——村庄的田地中央，隆起了一座新坟

“告别了年迈的爹娘，拥别了读书的儿郎；背起简单的行囊，走出熟悉的村庄……”

当这首饱含深情的《农民工之歌》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为农民工的艰辛付出而感动流泪。

仿佛一夜之间，南国一个贫穷破败的小渔村忽然变成梦幻般绚丽的大都市，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唤醒了亿万农民的渴望与梦想——

打工去，赚钱去！

农民们扛起简单的行李卷，从乡村的泥泞小路出发，跋涉到长沙、贵阳、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大小车站，然后买到向东向南的车票，扛起行李就出发……

于是，在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形成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观：亿万脸色黝黑的农民工，汇集成全球最壮阔的“候鸟群”，一年一度，春节前“回巢”，春节后“南飞”，在中国版图上像海浪一样潮涨潮落、涌来涌去……

据《中国震撼》一书中的数据显示，迁徙的“候鸟群”每年超过20亿人次，仅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量就达到25亿人次。换句话说，就是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全部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月之内挪动了一下。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自己骑着摩托车回家的农民工。

这场旷古的人口大流动，源于20世纪充满诱惑与生机的“中国

之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但是，或许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正是这个令人振奋的“中国之梦”，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纪之痛”。

始于清朝末年的“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但就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也不超过今天一浪高过一浪的外出打工潮人口的百分之一。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2.3亿农民工常年外出打工，到2020年，这一群体将超过2.5亿人。

今天，20世纪末风靡国内外的那一首凄怆的西北民歌《走西口》，至今仍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很多乡村反复演绎——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然而，在今天中国广袤的曾经美丽迷人的乡村，已经几乎看不到三代同堂的那种温馨场景了。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大规模流动，不仅带来中国几千年传统小农家庭的断裂崩离，也从根底上加速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

田地里弓背劳作的老人，家门口守望的孩子……在四川、河南、安徽、湖北、广西等外出打工大省的乡村，这样的图景随处可见，成为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的缩影。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古镇，因地临长江三峡南岸的一

个回水沱而得名。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郡邑”。狭长的古镇，一条青石板路沿长江岸边往上延伸，像一挂云梯，越来越高，一直蜿蜒盘旋到山顶上。街道两旁是层层叠叠的土家民居吊脚楼，还有“孔子庙”、“禹王宫”等古建筑。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街头，一条青石板路便分成若干的阡陌，连着零星破败的房屋、麦垛和村庄。

每年春节，古镇和附近的村子显得格外地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空气里弥散着土家腊肉浓浓的香味儿。男人们吐着满嘴高粱酒的醇香，满面红光地吆喝着“二筒，放炮，伏了……”老人们也搬出藤椅坐在破旧的老屋前晒太阳，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着办过年菜，孩子们穿着新衣在路上追逐嬉闹，或两只手捂着耳朵放爆竹……

在经历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春节，成了中国乡村一年之中最欢乐的时光。外出的男人女人们都回家过年，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温馨和快乐洋溢在平素凄清寂寞的乡村。

西沱镇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内最大的长江口岸，在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2万多土家儿女。镇上外出打工人员占到全镇人口的46%，占青壮年人口的85%。而在这其中，一个家庭男人出去的占到75%，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但也超过50%。其中，留守儿童大约4300人，占全镇儿童的72%左右。

土家族有句民谚，叫“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在当地的传统里，大年初一是不能出远门的，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既张“灯”又结“彩”，蒸“十五粑”，赶“毛狗”，村村寨寨燃起堆堆篝火，男女老少围着篝火跳“摆手舞”。

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样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团聚的温馨是如此的短暂！等不到元宵节！在初一这天，离镇较远的村子里的很多农民就早早地起床，提着塑料蛇皮口袋，装些衣服和食物，然后

踏上崎岖的山路到几里之外的镇上搭长途汽车，或到码头坐轮船，走向那个每天可以挣几十元血汗钱的地方。

年复一年，他们就像一群候鸟一样，匆匆地悄无声息地来，又匆匆地悄无声息地去，因为，他们害怕晚了工期，到外面找不到活儿做，而初一，仅仅是一个开始。

乡下人最忌讳初四出门，认为“四”、“死”同音，不吉利。从初二到十五的十多天中，绝大部分出远门的农民工都离开了家，在村口、车站、码头，到处是一幕幕揪心的离别，无数外出的男男女女红着眼圈：“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照顾老娘！”“好好读书”……他们甚至没出声“再见”，就不得不挤上开往沿海的列车，开始新一年的漂泊！

而无数农民工这一走，就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有的永远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男人或女人的眼泪，是老人无奈的嗟叹！

短短的几天，就像一场暴风雨掠过，中国的很多乡村和三峡深处的西沱古镇一样，被彻底掏空……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便有一溪……”这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起始句。一溪，便指酉水，上游在重庆市的秀山、酉阳。

1923年夏，沈从文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古镇住了将近半年，他笔下的酉水河两岸，恬静而幽美——

近水人家多在桃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2008年春节，当笔者来到龙潭镇刘家坪村时，村子里却显得异常冷清，路上看不到几个人。老村长说，10年前刘家坪是这一带的

富裕村，全村有1300多人。从1998年起，这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有的甚至举家迁徙，现在村里剩下500多人，大多是老弱妇孺。村里有人过世，连抬灵柩的8个青壮年人都找不齐。

老村长指着几幢从破烂的土墙瓦房丛中矗立起的小洋楼，告诉我说，这里都是各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盖起的楼房，但是因为长年在外，没有几家真的搬进去居住，即便搬进去，也都外出打工了。再往山上走，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走得只剩下三四户也很平常。

走在村子里，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回家过春节的农民家大门上贴着的春联儿，表达着主人美好的愿望：“门对青山千里秀，家居福地四时春”，除此之外，能看到听到的只有蔓延的荒草、枯萎的树木、腥臭的水沟、生锈的门锁，还有断断续续响起的上坟的鞭炮……

对于川、渝、湘、鄂、黔、陕中国中西部地区大山深处的那些外出打工农民来说，即便是春节，他们每年回家的路，却又是那么的漫长！

“娘，孩儿回来了……”

2008年2月15日晚，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浑身上下臭不可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已与乞丐毫无分别的欧春明终于回到了湖南宁乡县白玉塘村的家中，但是他的一声“娘”，竟吓晕了整整四年没见面的年过六旬的老母亲。

欧春明时年39岁，上有70多岁的老父亲和6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1岁正读初二的儿子，妻子在儿子年仅2岁时因病过世，一家人仅靠几亩田地过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辛。2008年的春节，因在广东东莞工地上讨不到工钱和路费，他只好在年前开始长途跋涉步行回家。

顶着凛冽寒风，欧春明沿着附近的铁路轨道开始往北走。饿了，就捡垃圾箱里的剩菜剩饭吃；渴了，就捡别人丢弃的剩矿泉水；困

了，就蜷缩在立交桥下、地下通道等不起眼的地方……身上的毛衣烂了，碎成一块一块的片片儿，鞋子穿得露出脚趾，脚下很快就磨起了水泡，他就用捡来的破布简单包扎一下后，继续向家的方向走啊走……

一个星期后，欧春明终于走到佛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沿着高速公路往湖南走，一路也是风餐露宿。他曾想搭车回家，但都遭到了拒绝。

沿着高速公路，走了大约半个月后，欧春明终于来到了湖南境内。此时，起泡、溃烂的双脚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知觉，只感到一片麻木，走路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头发早已纠结在一起，双唇也因长时间没有营养而溃烂了。沿路捡的两件毛衣已经破烂不堪，捡来的鞋也都磨穿了底，相对于广东来说，湖南寒冷的天气对他更是严重的折磨。

到了湖南郴州后的一天，他突然听到四周都在“噼里啪啦”地放鞭炮，才意识到过年了，大年初一到了，而自己呢？肚皮饿得发慌，还没找到食物，这一个春节，仿佛触手可得，却又离他是那么的遥远！

第二天，饿得几乎快撑不住的欧春明无奈之下，只得跪在路边向行人乞讨，讨得4元钱后，他连忙寻找卖东西的店子。4元钱让他足足吃了两天带热气的东西。

就这样，靠着沿路乞讨，他开始慢慢地往家挪，走到家里时，母亲发现了他，却对着怔怔的他问：“你找哪个啊？”然后，母亲连惊带悲竟被吓得晕倒。

“爸爸妈妈，等挤上火车后，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2008年春节，一场罕见的雪灾让广州火车站返乡的人潮更加汹涌，正当花季的湖北籍少女李红霞归心似箭，临走前，她兴奋地给家里打电话。